

铁炉头的米 白马寨的女人

一部跌宕起伏的古村传奇，一股荡气回肠的人间正气
触动历史绵长久远的念想，回忆家族酸甜苦辣的经历

白马寨女人

Baimazhai Nvren

曾福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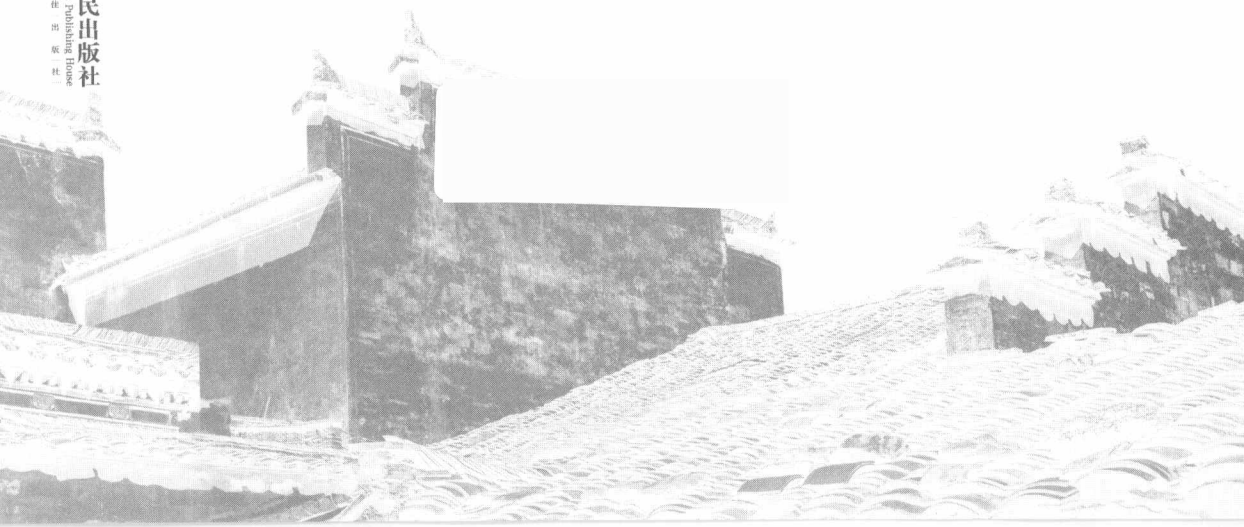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白馬寨女人

曾福龙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马寨女人/曾福龙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210-06898-3

I.①白… II.①曾… III.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3417 号

白马寨女人

Baimazhai Nvren

曾福龙 著

责任编辑:徐旻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8629871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gjzx999@126.com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6

字数:400 千

ISBN 978-7-210-06898-3

赣版权登字-01-2014-70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49.8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正气与风情融合的经久交响

——序《白马寨女人》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丰城白马寨是个有着纵横六十四条巷道、一百多栋上三四百年历史民居与一眼香泉井，曾被明朝皇帝御封为“地师府”的古村落，留有许多明清标本式的老牌坊、门楣、柱石，故而近些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赏。可读过曾福龙先生的长篇小说《白马寨女人》，我眼前仿佛看到有穿着马褂、顶着花翎、抬着轿子、骑着高头大马的旧时各色人等，与当今时代的人们正擦身而过，穿越时空，彼此打着招呼，继而或交流经商之道，或比试武艺高下，或含情脉脉面向爱人……整个白马寨都在这特有的文化氛围映衬下鲜活起来。

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真是具有非同一般的艺术魅力。它是基于从古今生活中撷取的各种人物原型和事件、情态融于一体，然后加以充分放想，构织成无数的故事情节，塑造出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人物。而作者的能力高低，拿捏的功夫如何，恰在这当中自然体现出来。曾福龙可谓做得颇为到位。在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大作中，他凭借对白马寨历史的充分了解，不急不躁，以这方地域不同时代的上十个女人为叙线，将宋、明、清、民国到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融合在一起，用巧妙的情节构织与人类共通的情感发喧，分布于一个个章回，着意于对他们生存境遇的把握与确认，引起读者的注意与思考。从中既触碰人们视觉，也触动人们心灵，体味到家国同构的情怀，以人格的光亮唤起不同生活的回忆，

传递出对绵延不绝情感的记取，让人通过这部浓墨重彩的家族史，感受到不止一种道德态度和美丑意识，从而用文化这面无形的镜子映出对古今社会生存成败状态的观照、审视与感知。

我和福龙已相识多年，读过他不少情感饱满、形神兼备的好散文。记得前年受邀编辑《情系明月》散文选集，眼见讲求文字优美大气的主编李丽大姐从各媒体渠道汇集来的百余篇作品中反复比照，勾选出四十多篇，其中竟有六篇出自曾福龙笔下，其他入选作者都只上了一篇。我还读过福龙一部很有看点的长篇小说《高山无言》，深知他是个有厚实文学功底又有独到思想且心灵干净的作者，是个一直勤奋笔耕、富有潜力且正处于迸发期的作家。他写出的作品，既留意对情景的描摹，对成语、民间俚语的自然应用，也有密集的可读的故事性，人物性格刻画得也大都生动鲜明。

在《白马寨女人》中，从七百多年前杨桂公在持家有方的妻子袁秀花协助下始建家族的往事娓娓道来，塑造了大度贤惠、心有定数的杨吴氏与袁媛，精明能干、心胸开阔的刘久香，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杨周氏，命运多舛却坚守忠贞、贤惠孝顺、皈依佛门的杨振凤，睿智多才、年轻时乐施好善、年老时又巧妙保住古建遗产的杨雪梅，敢爱敢恨、大胆追求真爱而不惜代价的杨彩莲，聪慧过人、活泼可爱的杨金娇、杨银娇姐妹等一系列白马寨女子形象。通过这些“时时刻刻用祖训约束自己，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知书达理，拳头上能站人、胳膊上能跑马”的白马寨女人，映衬出天资聪颖、灵气超然的明朝从五品官员、风水大师杨云翔，靠在湘黔两省经商发达、建立“白马商帮”的杨梁生，倚诚信办事、足智多谋而深孚众望的杨振远，豪气侠义、被清同治帝册封“世甲联科”的武举人杨寒柏，满腹诗书的杨崇文，改过行义的杨金刚，等等数百年来白马寨的热血汉子。

那坚强、忠诚、幽默、内敛、缠绵的百般情态，在作者笔下都风生水起，让我感受到他对人性、对婚姻、对官场、对爱情的理解，深入、冷静、热情又不乏智慧。通过主人公们不同的情景当中的行为、语言交锋，相信会使读者产生放不下阅读的欲望，并置身于小说营造的氛围里。这氛围，有时是道德、习俗、传统，有时是场所、情景、感观，但都会令人不由得心头一软再软。进而由白马寨扩延开来，感知到人类社会无处不在的沧桑变革、人情文化，唤起我们各自家族酸甜苦辣的经历，触动对历史的忆念与反刍，由此再将昔日的弹性转为当下尚存的温暖，感受并呵护平凡、平淡中透出的绵长，珍惜每一个日子，调动智慧把握好每一个机遇，过好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可以说，《白马寨女人》折射出的白马寨的人格光辉、文化力量，是丰城人自信

的依据,也是赣鄱大地后人们实现复兴梦想、走向灿烂明天的不竭动力。就此,我特别要向付出了辛勤努力的曾福龙先生致敬!

诚然,这部不时散发出朝霞气息与人生况味的作品也非白璧无瑕,甚至我认为还非他的最好作品,同属性就较为明显,在多个章节中都能找到某种共同点,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与缺憾。但我深信,依福龙的才气和勤奋,不久后我们又会读到他超越自我的新作,也使这部作品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更显得有价值、有意义。

蒋维扬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蒋维扬:知名文化专家、江西宜春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目/录

第 一 回	施族法彩莲沉潭	遇突变鬼子进村	— 001
第 二 回	说风水仙人引路	寻梦境桂公定居	— 014
第 三 回	探宝地村庄南迁	守诺言君子遇骗	— 027
第 四 回	大雪天云翔选地	葬父日龙凤兆祥	— 037
第 五 回	烈彩莲化险为夷	狗日寇贪色丧命	— 046
第 六 回	官马道玉兔作法	紫禁城地师扬名	— 060
第 七 回	选陵寝云翔晋爵	改村名举族欢庆	— 071
第 八 回	痴情女跋涉千里	幸福郎梅开二度	— 081
第 九 回	地师府美轮美奂	御牌坊群策群力	— 096
第 十 回	不得志弃文学艺	抓商机改弦更张	— 106
第 十 一 回	美姻缘半夜抢妻	贤娇妻三更劝夫	— 117
第 十 二 回	施巧计瞒天过海	圆美梦飞雪绽梅	— 135
第 十 三 回	测大志雪梅抓周	显奇功寒柏中举	— 148
第 十 四 回	严西宾循循善诱	慧学子孜孜苦求	— 159
第 十 五 回	尽孝心小女绣画	守祖训老翁受匾	— 171
第 十 六 回	耍无赖罗汉逞凶	抱不平侠士施救	— 181
第 十 七 回	失挂件心中怅然	拾金佛腹内忐忑	— 191
第 十 八 回	施父爱别出心裁	创奇招独具匠心	— 200
第 十 九 回	心激动小刚闪腰	意愧疚雪梅熬药	— 209
第 二 十 回	金麒麟传达父命	彩鸳鸯绣出女志	— 217
第 二 十 一 回	思春女洒泪填词	馋嘴狮滴血断舌	— 225
第 二 十 二 回	谢神灵红云捐钟	问姻缘雪梅抽签	— 236

第二十三回	顾情面细龙息彩	慕善良振凤生情	— 244
第二十四回	痴情人决然殉情	行善者果断行善	— 256
第二十五回	新婚夜遇事尴尬	回门日救人慷慨	— 267
第二十六回	为香火图谋爬灰	保贞操誓死守玉	— 280
第二十七回	尽孝道乡村化疯	了佛缘禅林为尼	— 291
第二十八回	狠毒官狠毒断案	刚烈男刚烈献身	— 303
第二十九回	救灾民姑侄施粥	助义校慧女赠田	— 318
第三十回	谋生计雪梅开店	亮心迹学儒吐情	— 332
第三十一回	保古村雪梅献计	治恶棍彩莲告状	— 347
第三十二回	明心志彩莲拒婚	动恻隐志义遭贬	— 362
第三十三回	无心话巧变预言	有情人终成眷属	— 371
第三十四回	考古村意外惊喜	遇双娇心中怦然	— 381
第三十五回	修村史雪梅著书	兴旅游白马扬名	— 392
后 记			— 404

遇突变鬼子进村 施魔法彩莲沉潭

第二回

江南望族白马寨跌出惊天大事，气得老天靛青，吓得太阳煞白。

“咣——咣——，族长有令……”揪心的锣声裹着中年男子沙哑的吆喝声，将白马寨男女老少召唤到莲花塘边。

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白马寨历史上不可忘却的日子！

白马寨村口莲花塘边，无形的惊骇之网网住一切，沉重的空气挤压得人们近乎窒息。黑压压的人群鸦雀无声，人们屏声敛气，脸上写满惊恐，相互用眼神说话，谁也不敢随使用柔软的舌头轻易搅碎这僵硬的空气。惨白的太阳好像刚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钳出来一般，亮晃晃，银闪闪，一根根烧白了的钢针扎在人们身上，滚烫烫，麻辣辣；莲花塘里的荷叶木然地挺立，纹丝不动；水中偶尔跃起一条闷得发慌的鲤鱼，水声轰然，犹如炸弹爆炸，令人心惊肉跳；几只蜻蜓呆头呆脑地在荷叶间飞来飞去，神色黯然，惴惴不安，似乎预感到末日来临；塘岸边柳树上几只知了惊恐万状地惨叫着“咪呀——嘻嘻嘻，咪呀——嘻嘻嘻”，翻译成人语仿佛就是“大祸——来临也，大祸——来临也”；一黄狗蹲在“父子符卿”牌楼口的旗杆石下，借着旗杆石挤出的一点瘦得可怜的阴影，伸出长长的粉红色舌头，肚子一闪一闪，蓝色目光经过泪水的浸泡，显得格外的幽深与哀怜。旗杆石是白马寨的骄傲，神圣庄严，乃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因杨初兰授为通奉大夫四品衔升户部陕西司主事加三级，奉旨而建。人们经过此处，文官须下轿，武官要下马。今日之旗杆石格外严肃冷

峻，如一高挑而瘦骨嶙峋之老者陷入痛苦的思索。

莲花塘好似一把弓，又如初七八之月亮。弧形的外岸后面，乃平整的稻田。田里鹅黄色的水稻叶片像一柄柄尖尖的青铜剑，剑刃锉出密密的锯齿，锋利得近乎吹风断发，愤怒地指向蓝天；绿豆黄的稻穗微微低垂，像一串串不断线的泪珠，为生命的即将结束而潸然泪下。举目望去，整片田野犹如一张女人胖嘟嘟的惊恐成蜡黄色的脸，忽然一丝风儿吹过，脸上荡起苍老的皱纹；随着皱纹的颤动，飘来沙沙的低沉的叹息声，有如远处天边传来的悠悠的挽歌或是寡妇哀怨嘶哑的啼哭，听得人愁肠百结。

稻田后面乃连绵舒缓之丘陵，丘陵的表面覆盖着葱翠茂密的树林，暗绿色的马尾松主宰着汪洋的绿色，绿色的海洋中耸立着些许如伞如盖的阔叶树，主角便是香樟、苦槠，它们好比伟岸魁梧之男子霸道地立于纤细瘦弱的女子群中。山林深沉、严肃，默默地注视着莲花塘边将要发生的一切。远远的“夜明珠”山冈一片深黛，在这毒辣辣的太阳下显不出那神秘的“夜光”，显得脸色沉寂、铁青。

惊恐不安的人们脸上滚着黄豆大的汗珠，似乎熬过了几个世纪，终于听见一声威严的咳嗽。随着这地动山摇的咳嗽声，“父子符卿”牌坊后面的石板古巷里吐出一串慌乱的“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人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古巷幽深细长，宛如游蛇；经年的脚踩车碾，麻石铺成的巷面明显地凹陷下去，好似一条浅浅的水沟，默默地向世人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丰城通往抚州的行人车辆，不经此巷，插翅难飞。巷道中途隆起，比两旁房屋的地基高出一尺有余，按照风水学的说法，此乃白马寨的“龙脊之地”。一条“龙脊”将白马寨分成两个坐向，“龙脊之地”东边的房屋坐西向东，西边的房屋坐东向西。外地人不经意很难看出此间微妙区别。一条看似不起眼的“龙脊”，成就了整个白马寨。因而，此巷乃白马寨村的中轴线，是总巷，人们举办各色红白喜事均由此巷进出，通过“父子符卿”牌坊。

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一个白发银须的清癯老者，右手拄着紫色龙头拐杖，左手托着一杆枣红色的、被岁月打磨得亮光闪闪的黄烟筒，在几个男子的簇拥下，缓缓地、极不情愿似的从巷子里排泄了出来。那根龙头拐杖犹如皇帝的尚方宝剑，是族长权威的象征，谁当族长，拐杖就由谁拄着。平时，族长看见谁违反族规，随时可以挥起拐杖抽打，谁也不能还手；进祠堂动用族法时，如果处以“杖刑”，则用此拐杖抽打屁股。别看那拐杖不粗，因是檀木质地，铁棍一般，沉甸甸，硬邦邦，亲吻人们屁股时接触面仅仅一条线，打在身上结结实实，比衙门里的板子厉害许多，体质柔弱之人挨不了几下。所以，再调皮捣蛋的后生看见族长手

中的拐杖，都像看见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无不心里发怵，后脑窝里发凉。

老者后面四个男子抬着一张木楼梯，楼梯上绑着一个妙龄女子，女子身着一件洁白的旗袍，衬托得脸色更加白皙。女子身边跟着一个三十出头的漂亮女子，呜咽道：“彩莲，你就认个错吧……”楼梯上的女子倔强地说：“我没错。”

“来了来了。”人群里一阵骚动，犹如呆板的水面忽然被风吹皱了，荡起一丝丝涟漪。几个女人看见楼梯上的女子，张大着嘴，说不出话来，眼眶里憋了许久的泪花终于不争气地流淌下来。远远地站着的一个大个子“女人”猛地奔过来，眼光碰上须髯飘飘的老者那犀利的目光，不由得败下阵来，脚板被地心引力牢牢地吸住，挪动不得。

“进家庙。”白发老者左手捋着垂到胸前的银色须髯，右手提起拐杖在麻石板上轻轻地点了点，发出“咯咯”的响声。老人口里吐出的和石头哼出的声音分贝并不高，可是钻进人们心里，却变成金属相碰发出的那种尖锐而悠长的声音，锉得人的心鲜血淋漓。

四个抬着女子的男子迟疑了一下，顺从地往村东“杨氏家庙”走去，其中一个男子抬起手臂，用袖子轻轻地擦了一下眼睛。平时，他们抬轿子，抬着心花怒放的新娘，迈着整齐而癫狂的步子，闪动着肩上的轿杆，颠得轿中的女子翻肠搅肚，甚至尿湿裤裆，而他们却说些不荤不素的混话，打着阴阳怪气的哈哈，开心极了。眼下，虽然抬着的也是一位如花似玉的花季少女，可是，他们并不是要将她抬进撕心裂肺疼痛、忘乎所以疯狂、淋漓尽致舒畅的洞房，而是要抬进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阎罗殿！这是造孽啊！做这事肯定会折寿。如此想着，他们的脚肚子似乎抽掉了骨头，软绵绵的，几乎要跌倒；悄悄地流下心酸的眼泪，低声说：“彩莲，你别怪我们，我们也是没办法……”

楼梯上的女子一声不吭。

看热闹的人们杂乱地跟在手拄拐杖的老者后面，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奔赴刑场一般走向家庙，谁也不敢僭越那老者。老者走路时身板挺直，显出威严。那身黑色长衫在银发稀疏的脑袋下显得特别黑，那颗白色的脑袋在黑得发亮的长衫上方显得格外的白，黑白映衬，反差明显，十分刺眼。细瘦的身子好像夜色朦胧中一根盛开着芦花的芦茅，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地点头。

到了“杨氏家庙”门口，老者回头对众男女下令道：“记住规矩。”跟在楼梯边的那个漂亮女子不由得停住脚步，其他许多女人也顿时停住脚步，只有少数手中抱着儿子或者牵着儿子的妇女随男人一道走进家庙。了解中国农村的看官都知道，在“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旧中国，女人无权进祠堂。白马寨则不然，生了儿



子的妇女在儿子未成年时,是可以带着儿子进祠堂的。这在全中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特例了。因为,白马寨的男人大多在外经商,若女人不能进祠堂,那商讨村里大事就缺乏代表性了。所以,白马寨的媳妇们几乎人人有进祠堂的机会。

人们脚步杂乱地塞进“杨氏家庙”那张黑洞洞的长方形大口,最后全部被吞进了那深深的胃里。

“杨氏家庙”一连三进,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硬山顶,像一头雄狮昂立在村东头。家庙门口一对石狮子,雄东雌西,分蹲于高高的基座上。狮子环眼凸暴,狮口大张,锋利的牙齿上跳着寒光,似乎要把世上的一切邪恶一口吃掉。大门两侧一副阳刻的颜体对联苍劲有力:“祖德流芳思木本,宗功浩大想水源”。

说起这“杨氏家庙”,白马寨人心里自然升起一股骄傲和自豪。要知道,一般村庄只有宗祠,没有家庙。丰城杜市的狮子邓家有座家庙,乃因村里在明朝出了个赫赫有名的副总兵邓子龙。白马寨的“杨氏家庙”也来历非凡。其前身为“杨氏宗祠”,始建于明崇祯十年(1637)。清光绪十二年(1886),由丙戌科进士杨初兰捐银六百两修葺一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杨初兰为通奉大夫四品衔升户部陕西司主事加三级,光绪皇帝御笔亲书“杨氏家庙”四字,封赠“理法所在”匾牌。于是,“杨氏宗祠”华丽转身为“杨氏家庙”。想起皇帝敕名家庙,白发老者心里涌起一股腾腾的热气,灰色的眼珠湿润起来,不由得滴下两滴热泪。迈进大门,只见御赠“理法所在”横匾高悬家庙正中。继续往前,第三进为祖寝,正面神龛里摆列着先祖的画像和灵位,东西两边的椽枋上分别阳刻着八个鎏金大字:“清白为人”,“诚信处事”。此八个大字乃白马寨六百多年来的祖训。看见横匾、祖训,老者长长的银须翘动了几下,丝瓜瓢一般的面颊颤动了两下,然后拉得更长更窄,像两块敲打得皱皱巴巴的锡板,折射出一丝冷光;因为没有牙齿支撑而变得没有下巴的嘴巴抿得紧紧的。他看了一眼竖在家庙东侧的女子,微微昂起干枣般的脑袋,走到家庙神龛前面,在一个垫着红毯子的蒲团上缓缓跪下,对着正中一个酷似他的画像三叩九拜以后,低沉地说:“桂公始祖,我杨宝铮教育无方,管理不严,杨门不幸,出现不肖子孙。今特向您请罪。”然后,想从容站起,不料刚爬起一半,膝盖发软,扑通地跌倒在地。两个男子飞奔过去,一人掖着一条胳膊,将其慢慢扶到太师椅边,让他缓缓地但很有威严地坐下。

老者是白马寨杨氏字派最高的,为人正派,不苟言笑,德高望重,当了几十年族长。因“宝铮”与“包拯”近音,人们昵称为“包拯族长”。族长身后的神龛中央挂着那幅酷似他的画像,须髯飘飘,面部清瘦,目光柔和。画像下方写着一行楷书小字:开基始祖桂公画像。两边分列着许多远祖远宗画像。

族长狭长细小的眼眶里射出两道柔光，在立于家庙两旁的几十位男子戚戚的脸上摸来摸去，摸得目光发涩，眼眶发热。这是他族长生涯中第二次使用族长权力，动用族法。那次，也像今天一样，他坐在这把太师椅上，家庙两旁站立着几十名杨氏男丁，随着他一声令下，象征着族权的紫檀龙头拐杖“噗噗”地打在一个男子的屁股上，沉闷的呻吟声随着棍子的起落而跳舞。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白马寨人以经商为主。或“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去湖南当老板”，男人在湖南常德或贵州铜仁经商，女人在家操持家务，服侍公婆，经营田庄；或坐地经商，在自己家门口开店营业，“早见父母晚见妻”，经商种田两兼顾。所以，虽然是一个村子，竟逐渐形成了商业区和农业区。北半村开辟了纵横交错数条街道，街上店铺林立，旗幡飘扬，热闹非凡；南半村几乎都是女眷在家，请人种田或者靠出租田地过活，没有推进涌出的买卖人，少了几分热闹，多了几分清静。北半村的人自称街上人，南半村的人自称乡下人。其实，真正的富商巨贾都在南半村建房，谦卑地自称是乡下人；而住在北半村的人大多是小商小贩，但由于常年经商，倒都以街上人自居。大人倒没有什么，谁都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吃得几碗饭，而不懂事的孩童就不同了：街上的小孩竟然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觉得比乡下的小孩高人一等，渐渐地形成了街上派和乡下派。

这天，十几个乡下派的孩童，看见街上派的孩童用柳枝扎着龙玩耍，便对自己的“领袖”“小虎子”杨冲道：“虎子哥，我们也扎柳树龙玩吧，稻草龙玩腻了。”

“小虎子”抓抓头，眨巴眨巴眼睛，说：“我们一直玩稻草龙，突然玩起柳树龙，街上人会有意见吧？”

“有意见就让他有意见，我们人多，怕什么？”几个小孩撸拳扎手，嗷嗷叫。

“小虎子”还是犹豫不决，说：“‘礼之用，和为贵’。老师说，小孩要和睦相处，不能打架。我们也玩柳树龙，我怕弄不好会打架。”

“我们保证不打架！”几个伙伴信誓旦旦道。

“那好吧。一定不准打架！”“小虎子”终于同意了小伙伴们要求。

十几个小孩来到村北的玉龙港，爬上婆婆的柳树，折下一条条柳枝，扎成一条一丈有余的柳树龙，由“小虎子”撑龙头，其他小孩依次撑着龙身和龙尾，一路翻腾着由北向南而来。刚走到街上，迎面碰上正在舞弄着柳树龙的街上派小孩。街上派小孩看见乡下派小孩竟然也舞起柳树龙来了，气不打一处来，停住舞龙，拦住去路，气势汹汹地质问“小虎子”等人：“你们乡下人怎么玩起柳树龙来了？柳树龙是我们街上人玩的，你们没有资格玩！”

“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互不影响，有什么关系？”“小虎子”说。

“关系大着呢！柳树龙只有街上人能玩，乡下人就是不能玩！”街上派的头目、人送外号“天不怕”的杨小强双手叉腰，怒目圆瞪，唾沫四溅道。

“这规矩谁订的啊？族长爷爷都没有这样说过。”“小虎子”说。

“我订的，怎么啦？”“天不怕”蛮横地说。

乡下派一个外号“黑铁塔”的小孩气不过，说：“你算什么卵东西啊？你认为你叫‘天不怕’我们就怕你了？老子还叫‘不怕天’呢！虎子哥，别理他，我们走！”

这下可就捅了马蜂窝！因为“天不怕”父亲的外号就叫“不怕天”！“天不怕”扔掉手中的柳树龙，一个箭步蹿到“黑铁塔”跟前，挥拳就打，说：“你还想当我爸？”

“打，打！”街上派小孩全部扔掉手中的柳树龙，向乡下派小孩冲过去。

“不能打，不能打！”“小虎子”连忙扔掉龙头，跑过来劝架，“都是一个村的人，不能打架！”

大家你拉我扯，乱成一团。“小虎子”不知道该拉谁的架，想起“擒贼擒王”的话，急中生智，紧紧地抱住“天不怕”的身子，说：“小强哥，别打了，别打了。”

“天不怕”和“黑铁塔”势均力敌，正打得难分难解，突然被“小虎子”拦腰抱住，难施拳脚，“黑铁塔”趁机挥拳砸向“天不怕”脑门；“天不怕”脑袋向上一扬，拳头不偏不歪，正好砸在鼻子上。顿时，暗红色鲜血委屈屈地从两个鼻孔里涌出来。“天不怕”觉得人中处有虫子蠕动感，用手背一抹，见是殷红鲜血，立刻“哇”地哭了起来，扁着嘴说：“不要脸，两个人打一个。我告我爸去，我告我爸去。”

“小虎子”见“天不怕”出了血，心里也慌了，赶忙撒手，用手背帮着“天不怕”擦鼻血。

打架双方顿时作鸟兽散。

“满口香”茶馆座无虚席，香气四溢。人们天南地北地神聊，口里吐出的声波黏在碗中冒出的热气里，袅袅地上升，扩散，最后蒸发得无影无踪。三十来岁的“不怕天”，腮帮微微鼓起，嘴巴急速地往淡黄色竹烟筒里灌进一股气，只听“噗”的一声，一粒豆豉般的烟灰从烟筒头上的烟眼里蹦出来，掉到地上，扯着一丝淡蓝色的烟尾巴，苟延残喘着，慢慢地悄然逝去。“不怕天”吐掉了烟灰，嘴巴腾出了空闲，不甘落后地张开，大声呱叫地说：“禽，这次到九江行动真过瘾……”话未说完，儿子“天不怕”呜呜地哭着跑进来，说：“爸，乡下人欺负我。”

“不怕天”看见儿子胸前的白衣服上染着红血，惊问道：“谁打得你这样？”

“天不怕”如此这般、添油加醋地诉说一番。“不怕天”一听，火冒三丈，屁股从板凳上蹦起来，说：“走，找他们大人算账去！”

“不怕天”领着“天不怕”，奔出茶馆，往南径直而去。刚走一箭之地，迎面碰上“小虎子”母亲杨李氏，提着一小竹篮鸡蛋。杨李氏见了“不怕天”父子，连忙满脸堆笑，十分内疚道：“金刚侄子，真是对不起，我那个憨崽哩不会劝架，弄得小强挨了打。我拿点鸡蛋来给他补补身子。”说着将篮子递给“不怕天”。

“不怕天”左手一挥，一篮子鸡蛋满地打滚；右手扬起手中的烟筒，往杨李氏头上一砸。随着“咯嘣”一声闷响，一股殷红的鲜血从杨李氏额头上流下来，杨李氏身子晃了晃，慢慢地倒了下去。

“不怕天”见杨李氏躺倒在地，心里不免发怵，嘴里却说：“怎么啦？你还会装死啊？”说着就想脚板搽油——溜之大吉。不料，族长托着烟筒背着手由南向北而来。族长大惊，说：“你这个不孝之人，竟敢打婶娘？打得婶娘倒在地上，不但不扶，反而说装死？你乃习武之人，怎么毫无武德？当年武举人杨寒柏，三岁小孩打了他，他都摸摸脑袋笑。你却打婶娘！我今天要是拄了拐杖，你便作死！”

“不怕天”虽然看见族长手中是托着烟杆，不是拄着拐杖，但到底还是有点怕，结结巴巴道：“我……我……没想到……”

族长扶起杨李氏，从烟袋里撮出一撮金黄柔软的烟丝，揉成团，敷在她伤口上。杨李氏脸上的红色蚯蚓慢慢地停止了蠕动。族长瞪了“不怕天”一眼，说：“你等着！”

.....

族长耳朵里仿佛至今还回响着龙头拐杖敲打屁股时“噗噗”的声音。听见这声音，就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杀猪刮毛前，木槌敲打在死猪肚子上那种沉重的富有弹性的声音。那次，“不怕天”本来也要沉潭，由于他母舅出面求情，族长看在他母舅和他母亲的份上，网开一面。白马寨有个规矩，沉潭者的母舅出面求情，可以免于沉潭，改为“杖刑”。

那天，族长正和几个房长商议对“不怕天”动用族法，一个拐脚男子跌跌撞撞地闪进来，扑通地跪在族长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道：“求族长开恩，求族长开恩……”话音未落，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也摇摇晃晃地跌进来，跪在族长面前磕头如捣蒜，哭哭啼啼地说：“族长，我十六岁守寡，就这一点血脉，您就看在我的老面上，放他一马吧！我娘俩下世一定做牛做马报答您……”

看着这位额头挨着地面的杨万氏，族长不由得生出几分敬意。她十五岁结婚，婚后三天，丈夫跟人去常德经商，三个月后，患急症而死。杨万氏悲痛欲绝。晚上，杨万氏躺在床上垂泪，泪水洒湿了半个枕头。忽然，杨万氏隐隐约约听见后间的婆婆哭唧唧地和公公说：“老头子，我们这户人家要散了。”公公也哽咽着说：

“我们命苦啊，生了一伙女，老年得子，没想到他没带寿来！现在……媳妇太年轻了，守不住啊。”婆婆说：“没有生育，守什么啊？这个家早晚要散啰。唉！”杨万氏听了，好比钢刀挖圆心，连忙擦干眼泪，起床叫开公婆的门，哽咽着说：“爸，妈，二老放心，我已经有了。生下来无论崽女，我都守一辈子，将孩子带大，为您二老养老送终，决不改嫁。”说得二老又悲又痛，又惊又喜，搂着媳妇号啕大哭一场。七个月后，杨万氏生了三天三夜，急得婆婆三步一拜、九步一跪地前往北屏禅林求观音菩萨，终于生下一个八斤半重的儿子，取名杨金刚。

杨金刚是全家唯一的希望，视如太子，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飞了。只要一声啼哭，公公婆婆就心惊肉跳，杨万氏就浑身筛糠。长到三岁，看见村里一个官员骑马回来，哭着要骑马。公公没办法，立即趴在地上，叫孙子坐上去，自己在地上慢慢爬行，一边爬，一边“嘶嘶”地学着马叫，逗得杨金刚咯咯大笑；婆婆则拿来一根小棍子，塞到杨金刚手中，教他一边抽打公公的头和屁股，一边“驾驾”地叫着。杨金刚平时看见村里哪个小孩手上有什么好吃的或者好玩的，他志在必得；倘若对方不肯，他便大哭大闹，满地打滚，哭得昏厥过去。吓得公公婆婆连忙找到对方的家长，求情乞讨或花钱购买，以满足杨金刚。慢慢地，杨金刚就成了村中的小霸王，自称“不怕天”。

族长双手手掌往上一托，示意杨万氏姐弟俩平身，看了几个房长一眼，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们也不是铁石心肠，只怪你儿子自小惯坏了，忤逆不孝，不惩罚也不行。要不，看在你和他母舅的面子上，放他一马。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第一，叫地向婶娘打爆竹赔礼；第二，进家庙，打三十族棍。此乃我个人看法，还不知几位房长意下如何？”

村中大事小情向来都是族长一言九鼎说了算，房长只是个陪衬，谁也不会违背族长的意志说什么，何况都是一个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得饶人处且饶人。所以，纷纷点头同意，说族长考虑得周到，杨金刚也是村里一个人才，或许是一时考虑不周，行为莽撞，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白马寨墟场人山人海，人们踮脚翘首，两个眼珠子瞪得如同两个黑葡萄，一眨不眨地盯着戏台上。戏台东侧坐着族长，西侧坐着几位房长，正中端坐着头裹白毛巾的杨李氏。族长看着戏台下面人头攒动，估计能来的差不多都来了，便慢慢站起，走到戏台前，双手朝下按了按，示意人们肃静。戏台下顿时鸦雀无声。族长轻轻咳嗽一声，说：“各位父老乡亲，我们白马寨出了个不孝之人，就是自称‘不怕天’的杨金刚，竟然用烟筒打破了婶娘的头。在我们白马寨，别说是婶娘，便是一般妇女也不能打！女人是什么？女人是男人生命的另一半！道教《太平经》讲得

多好，‘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当得衣食也。’我们白马寨女人不比一般地方女人，任人打骂。我们白马寨女人不容易，男人在外挣钱，女人在家管田管地，建房盖屋，孝敬公婆，教儿育女；而且，个个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人人都称得上巾帼英雄。所以，绝不允许任何男人欺负！‘不怕天’打婶娘，大逆不道，按照族规，本该沉潭。可是，他母舅出面求情，加上他是个遗腹子，他娘杨万氏十六岁守寡，守身如玉，几十年来没有半句闲话，不容易。要是沉潭，杨万氏没人养老送终。所以，我和几位房长商量，网开一面，从轻发落，叫他一是赔礼道歉，二是打三十族棍。下面，就要杨金刚向他婶娘赔礼道歉。”族长迈着八字步，坐回原来的位置。

“不怕天”从戏台后面出来，双手托着一个枣红色传盘，传盘上一只青花瓷小茶盅，冒着腾腾热气，跪在杨李氏面前，将传盘举过头顶，说：“婶娘，对不起，侄子金刚打了您，罪该万死。侄子在这里向您赔罪，请婶娘喝了这盅茶，原谅侄子行事鲁莽、忤逆不孝的罪过。侄子今后一定像孝敬亲娘一样孝敬婶娘您。”

杨李氏眼泪汪汪，右手颤颤地接过青花瓷茶盅，大拇指和食指轻握于茶盅口下缘，中指和无名指抵住食指，小指伸直，姿势优雅大方。象征性地喝了一小口，放回传盘，说：“金刚侄子啊，婶娘今天要唠叨你几句。婶娘二十岁当家，家里长工、佣人、大人、小孩，上上下下三十几口，没有一个敢对我说个‘不’字，你却敢打我，真是‘不怕天’啊！按照我的脾气，我要打你一烟筒还礼；可是，有族法为我讨回公道，你也认错了，我今天就原谅你一次。今后，你可要上回当学回乖，清白为人，诚信处事啊。”

杨金刚敬过茶后，拿来一挂爆竹，来到戏台前边，对着台下的人群说：“各位公公婆婆、伯伯姆妈、叔叔婶娘、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们，我杨金刚鬼懵了头，打了婶娘，今天在这里向婶娘和大家打爆竹赔礼！希望大家莫学我的样，做一个清清白白的白马寨人。”

一阵小小的骚乱后，爆竹伤心伤意地哭叫开了。随着戏台上族长们缓缓站起，人们开始潮水般涌向“杨氏家庙”……

杨金刚从“杨氏家庙”抬回家后，尽管服用了许多伤药，一是伤势沉重，二是羞于见人，硬是在床上躺了半个月。重新出现在村人面前时，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看见长辈笑容满面，看见平辈称兄道弟，看见晚辈和蔼可亲……

什么“不怕天”，还是怕死啊！蝼蚁尚贪生，何况人？经过了生死考验，人总是会发生变化的，连自称“不怕天”的杨金刚吃了三十族棍都脱胎换骨，这么一个弱女子面对沉潭会毫不畏惧？会一条道走到黑？打死我也不信！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让她撞一下南墙，再倔的人也应该回头吧？族长看了一眼绑在楼梯上的女